

编者按

7月11日晚间，由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、海南广播电视台策划、三沙卫视摄制团队包装制作的专题片《我们的更路簿——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》在央视一套播出。12日，该专题片在央视五时段再次播出。时值所谓的“南海仲裁案”结果出炉，本片的播出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。片子通过采访老船长、更路簿传承者、海疆研究问题专家、外交研究员等，对更路簿进行了全面生动的解释和诠释，通过密藏“天书”、沧海更路、千年耕海、蔚蓝家园等四个章节将更路簿的故事展现在世人面前。本报全文刊登该专题片解说词，以飨读者。

我们的更路簿 ——三沙属于中国的历史证据



专题片画面截图。显示了我国古代渔船从海南省潭门镇出发，前往南海海域诸岛礁的航线。

2 沧海更路

【配音】

大海，茫无际涯，不像在陆地上，“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”。海路是看不见、摸不着的，只能以地名间的间距来标识。更路簿中的“更”是长度距离单位，一更大约相当于10海里；路的意思是路径，簿就是小册子。

更路簿中记载了多达200余条航行线路。翻开更路簿，每条航海线路的起止点、针位（即航向）、经点等历历在目。更路簿对于不同地点前往不同方向岛礁的航线更路，都有详细的记载，对于哪种风向下使用哪种针路也有具体的记载说明。除此之外，更路簿还记载了大量海上风向、水文、气候变化等科学数据，岛礁分布等地理知识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苏承芬（81岁）

更路簿就是这样的，更路簿一条一条写得清清楚楚在上面，一条一条，这个岛礁到这个岛礁的方向距离，那个岛礁到那个岛礁的方向距离。

【配音】

千里长沙，万里石塘，老船长们世世代代在南海耕海捕捞，靠的就是更路簿这一本“天书”，和一只罗盘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（66岁）

以前都没有导航，一定要有这个更路簿，有了更路簿以后再加上罗盘，没有

这个罗盘你也走不了。

【配音】

渔民手中的古代罗盘上，有“子、午、卯、酉”等二十四个字分布在罗盘的圆周。子向正北、午向正南、卯向正东、酉向正西，这些字分成十二组，每组表示两个相反的方向，共有二十四个方向。这样就能在茫茫大海中指示出方位，也能标出每条更路所包含的起止点、航行的距离和时间。有了这个罗盘，再加上更路簿，船长对于海上的航线便心中有数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（66岁）

一定要看准更路簿。看准更路簿以后，从哪里开到哪里，用罗盘上那两个字，对哪一个礁，就可以开到哪一个礁。

【配音】

在更路簿中，海南渔民用本地俗语，为南海上的岛、礁、沙进行命名。这些俗名，据专业工作者调查整编，有136个，其中东沙群岛1个，西沙群岛38个，南沙群岛97个。渔民们还给每一片海域都起了乳名，“东海”是指西沙，“北海”就是南沙，“猫注”就是永兴岛，“海公”就是半月礁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（66岁）

我的父亲告诉我，那个大船桅杆（被）打断了，就漂流，刚好靠近太平岛，他们远远看到太平岛，就像个山马一样，

就叫黄山马。

【采访】海南大学教授《南海天书》作者 周伟民

南海啊，海域里面很复杂的问题。你比方说，海潮的这个汹涌啊，风向啊，还有很多海底的这个暗礁啊，所以渔民为了怎样避开这个险滩，和那个到达自己的目的，就这样呢，他们就开始对那个主要的岛礁啊给予名字。有名字才清楚这个礁是叫什么，那么开始是慢慢的约定俗成。

【配音】

更路簿中的地名形象生动，是海南渔民祖辈辈在熟悉岛礁特征的基础上命名的，因而多以形象命名。如把环礁称为“筐”，把南威岛称为“岛仔峙”，把司令礁称为“目镜铲”，把安达礁称为“银饼”，把仙宾礁称为“鱼鳞”等。

【采访】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士存

更路簿它实际上，是记录了中国渔民对南海诸岛发现、开发经营的整个过程，历史过程。所以更路簿它是另外一种方式，证明了中国是南海诸岛唯一的真正的主人，以渔民的方式来命名，然后再通过国家的立法行为，把它上升为国际认可的标准地名，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在实践行使主权的一种形式。

那个符鸿光、符鸿辉，在那个南威岛，在双子岛养（种）那个番薯，我们到那里还挖过这么大的番薯。（我）第一次到南沙，（是）1945年。解放以后，两兄弟到西沙搞生产，我们这边问他，家里父母叫他们回来结婚，他们还不想回来。

【配音】

海南辛勤的渔民们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了开发南海的历史重任，正是凭借着更路簿，他们才能抵达捕捞海产品的遥远海域，也正是凭借着更路簿，他们才能到达遥远的东南亚各国，把辛勤捕捞的海产变成商品，换回一家的生计。

【采访】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 吴士存

（更路簿）记录了渔民对南海诸岛整个开发经营漫长的历史。所以更路簿它是起源于明代，成熟于清代。它记录了从海南的几个港口，有海口港、有文昌的铺前港、清澜港，有琼海的潭门港。还有广东省的一些渔民，也是在古代能够进入南沙海域进行捕鱼活动的渔民。所以海南渔民、海南民间流传的更路簿，它记录了整个过程。

【配音】

现存12种版本的更路簿，直观地反映了海南渔民长期以来生产作业与生活范围不断扩大，几个固定的海洋

渔业作业区逐步形成的历程。它既是海南渔民充分利用经验与工具自主开发南海的证据，更是这片海域上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刻诠释。

1 密藏“天书”

【配音】

最初，渔民们驾船去西沙、南沙，全凭经验：抬头看星象，低头看海况，再看看海水颜色，以此识别洋流……到了某个陌生的岛礁后，他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给这些岛礁命名。没有名字，他们就无法定位这些岛屿，更无法交流各自的经验。除了岛礁的命名，还有哪个岛礁朝哪个方向，走多少航程能到另一个岛礁，等等，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，都需要牢记在心。

最初的更路簿是写在一个个阎西沙、阎南沙的船长心里的，他的心里有了这本书，就好像把经过的海域和岛礁刻在了自己的掌纹里。后来，船长老了，他要把这些经验传给他儿子、孙子、祖祖辈辈传下去。于是，第一本更路簿就这样诞生了。

今年66岁的卢家炳船长，永远忘不了父亲对他说的这句话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（66岁）

我们学会那个（更路簿），精通了更路簿，就可以当海上的师傅了。

【配音】

更路簿，又称《南海更路经》，是海南民间以文字或口头代代相传的南海航行路线知识。它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、准确位置和航向、距离以及岛礁特征，是海南渔民祖辈辈在南海航行实践中传承下来的经验总结。据专家考证，更路簿至迟在明朝初年就已出现，成熟于清朝，盛行于清代末期和民国前期，世代流传至今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（66岁）

最早的更路簿最少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了。这本更路簿估计是我的祖父、曾祖父、高祖父，一直到现在，我家谱里传承下来的，（有）六百到七百年左右了。

【配音】

“有了更路簿，出海赛神仙”、“学会更路簿，能当海师傅”、“家有更路簿，能当好船长。”在海南岛东海岸，文昌东郊，铺前、清澜、琼海潭门一带所流传的这些南海

航行的谚语，无不凸显出更路簿在老渔民心中的神圣地位，毫不夸张地说，以前人的实践和经验凝聚成的更路簿，就是当时的“密藏天书”、“海上指南”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苏承芬（81岁）

我们开那个帆船出海，我们什么航海的设备都没有，不像现在在有那个雷达，什么东西都有。我们什么设备都没有，我们到西沙南沙东沙那边生产，就得靠那个《更路簿》。

【配音】

千里长沙，万里石塘，老船长们世世代代在南海耕海捕捞，靠的就是更路簿这一本“天书”，和一只罗盘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卢家炳（66岁）

以前都没有导航，一定要有这个更路簿，有了更路簿以后再加上罗盘，没有

3 千年耕海

【配音】

如果说，更路簿的发现，在今天已成为中国在南海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的铁证；那么它的源流和发展，则反映了自古以来，在这片海域的渔民与大海、人与自然的关系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黄家礼（86岁）

（你爸爸到了新加坡以后，怎么把你留下来了呢？）

他摸着我的脑袋说，再大一点就带我去。

（后面想不想去找你爸爸呀？）

没去，在新加坡人生地不熟，他在哪里也不知道，之后我堂哥写信过来说他去世了。

【配音】

86岁的老船长黄家礼老人，对大海有着复杂的感情：年轻时，他一年有一半时间在海上漂泊，一家老小生计出自南海，对南海，他爱得深，爱得切；当听到亲人葬身风浪的噩耗，他在悲痛之下又对南海有过痛恨，恨这无情的风浪夺走了有情的生命；而到了年迈不能出海时，他却常常从枕头拿出更路簿，摩挲良久，无限怀念那片碧绿深邃的“祖宗海”。

【采访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国强

早在中国远古时期，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在南海进行自己的开发经营活动，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，中国渔民大量的前往南沙海域进行渔业生产活动。那么在古代历史时期对于南海的开发经营活动，主要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航路的开辟，一个是渔业生产活动。

【配音】

海，赋予人类以财富，也吞噬着人类

的生命。“自古行船半条命”，开放、冒险的心态，世代相传的生计，使得这些老船长们开辟了跨国生意。西南中沙的各个岛礁，在他们的心中，是一个个物产丰富的宝库。哪个岛礁盛产什么，哪里几月份有哪些珍宝，他们如数家珍，每年都按照季节去捕捞，再运到东南亚各国贩卖，换回家用的生活用品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杨庆富（80岁）

我去西沙差不多18岁到62岁，经历过的台风差不多有10次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苏承芬（81岁）

我到那个黄岩岛，当时黄岩岛的那个海产品很丰富。我们到那边生产，生产什么呢？公螺、海参、那个贝类。万一不小心就扎流血了，手啊脚啊就流血了。

【配音】

海上风急浪高，变幻莫测。海南渔民传说，明朝初年，潭门有108个渔民在南海打渔遇险，全部葬身大海。后来，这些遇难的渔民化作神灵，叫108兄弟公，专司保佑闻海耕海的后来者的职责。几百年以来，海南渔民所到的西南中沙各处，都立有简陋的兄弟公庙，渔民上来，第一件事就是焚香礼拜，祭祀108兄弟公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苏承芬（81岁）

兄弟庙每一个岛都有。

【配音】

在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大海的丰饶美丽让人们流连忘返，一些渔民干脆直接在一些岛上长时间居住生活。《文昌县志》记载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文昌东郊上坡村陈鸿柏曾双子礁住了整整十八年，文昌龙楼的符鸿辉、符鸿光在南威岛连续住过八年。

【采访】潭门老船长 苏承芬（81岁）

海，赋予人类以财富，也吞噬着人类

4 蔚蓝家园

【配音】

在清代以前，南海渔民主要是以“个体”的身份在南海区域生产和生活。这里的“个体”主要指个人、家庭和家族。南海资源是海南人民赖以生存生产、生活的重要资料，民间在南海的开发利用从未间断过。

【采访】海南大学教授《南海天书》作者 周伟民

中国最早经营开发（南海）。南海它本来是荒无人烟的，那么谁到那去能够生存下来呢，我们海南的渔民，他到那里先开发，就是捕捞。挖马蹄螺、挖砗磲、挖海参、抓海龟。潭门渔民最早开发经营南海诸岛，主要是把这些海产品开发出来，这些海产品本来是大家都不知道的。

【配音】

在更路簿中，记录了海南渔民对三沙岛礁、南海海域的命名等主权行为。这些行为被国家通过汇编地方志等行政行为所吸收，而逐渐上升为国家行为。

【配音】

据清朝官方编修的《广东通志》、《泉州府志》、《同安县志》等记载，南海诸岛属万州管辖。在当时的许多官方地图中，都有关于南海诸岛礁的记载。现存各种不同版本的更路簿所记载的航行路线，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南海海域，也记录了南海各岛礁、海域的发现、命名以及统一名称的全过程。从清朝开始，我国一些地方志就开始吸收更路簿内容为史志资料，如清朝官修的《广东通志》即根据更路簿的资料绘制了南海官方地图。家与国，在这一刻已经融为一体。海天无限，家国有情。

【采访】中国社科院海疆问题专家 王晓鹏

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断定某一个领土，那么海上来说，就是断定某一个岛礁属于某一个国家，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，也是四个最早，就是最早发现、最早命名、最早开发经营和最早持续不断的行政管辖。那么就南海而言，于南海诸岛完全满足这四大最早条件的，只有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。所以呢我们说，我们自古以来，中国对于南海诸岛礁就享有主权。

【配音】

在国家主权的发展历史中，主权本质与主权行使具有同一性、分离性。“先占”理论并不足以完整解读更路簿的法理意义。国际法上的“先占”指的是“单纯的发生，即可占有”，而更路簿所包含的绝不仅是发现行为，它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信息，比如岛礁命名行为、海况测绘行为、渔业生产与航运等经济开发行为。

【采访】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

研究这个更路簿啊，我们最早是从学术的角度进入的。进入以后呢，我们发现啊，更路簿的问题不纯粹是一个学术问题。我们在田野调查里面发现，潭门最早到南海去捕捞的，就是一个人叫符再德。符再德这个人呢，他们说是元朝至元23年（公元1286年）到南海捕捞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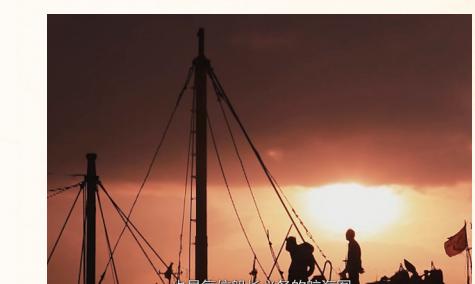
【配音】

小小的新路簿，涵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，涵盖了科学认知行为、民间行为与国家行为交织等各种复杂关系。如此大量的信息，与国家主权理论实质相辅相成，直接宣示着我国对南海诸岛礁拥有不可争议的主权。

小小的更路簿，承载着茫茫的大海、星罗棋布的岛礁，更承载着南海渔民沉甸甸的家国情怀。

撰稿：李柳青 杨昊霖 王文心

编辑：曾湘军



专题片画面截图。渔民出海。



更
路
簿